

# 岁月忽已晚（下）

## 国际灾童教养院里的手足情深



1990年，当年的院童们在奉化莼湖的梅华亭前合影。

### 行行重行行

说来也是巧，蒋桂珍走后第二天，徐锦华的四舅母从宁波赶来，她在院里选一个学手艺的学徒。

徐院长找了几位同学，其中就有彭长根。

徐院长拍拍彭长根的肩膀：“孩子，做学徒很苦，样样都要做，你能不能吃苦？不过能解决食宿问题，你回去好好想想，再答复我。”

彭长根也不知道自己从教养院毕业后能做什么，如今有一个安身立命的活计摆在面前，他有些犹豫，毕竟自己还想继续读书，不想那么早就靠手艺吃饭。

可是他转念一想，如果自己出去当学徒，蒋桂珍就能轻松摆脱掉他这个累赘，安心嫁人。

想到这里，他马上跑到徐锦华面前：“我愿意去。”

蒋桂珍很快回来了。她兴冲冲地抱着一摞小说书，先到自己的宿舍安顿了一会儿。

几个室友看到她回来了，也不拐弯抹角，径直告诉她：“你弟弟彭长根要去做学徒了，你知道吗？明天就要去宁波了。”

她收拾包裹的手停了下来，气急败坏地跑到彭长根的床铺前，想问个究竟。

一看床头上有一只收拾妥当的蓝布包裹，蒋桂珍就把小说书往床铺上一摔，倚在门框上啜泣起来。

彭长根长这么大，还没见过女孩莫名哭泣，不知道该怎么安慰，绞弄着衣角低头不吭声，像是做错事的小孩。

忽然，蒋桂珍转身哭奔着出去，彭长根怕她发生意外，也追了出去。

出去。

一路跟她走到了宿舍，她胡乱地翻出刚从象山带来的衣服、布料、化妆品，还有那位公子送给她的相片，狠狠地摔在地上，剪破，踩毁。她一边咬牙切齿撕扯着布料，一边歇斯底里地怨怼：“谁让你走了？我还没走，你先走了？你走吧，你走吧……”

彭长根呆立在那里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
过了很久，蒋桂珍的心绪渐渐平静下来，她极力劝说彭长根留下来好好念书。

见彭长根心意已定，她只能泪眼话别，叮嘱他以后生活上要万般小心。

那晚，是彭长根留在教养院里的最后一个晚上。他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望着窗外的一轮孤月，心里很混乱。

蒋桂珍也一夜未眠，翌日清晨，眼睛肿成了核桃。她陪彭长根走了很长很长的路，一直走到横溪河埠。

四年前，他们彼此还不相识，但就是在这里，一步深一步浅地走到了教养院。

重走来时路，依然是寒风瑟瑟的秋天。

彭长根转头一看蒋桂珍，她已是乱发拂面、满脸泪痕了。

彭长根登上了船，木船动了。蒋桂珍在岸上掩着嘴，不停挥舞着纤瘦的手臂。

直到这时，他才有一股酸楚的感觉涌上来，鼻子一酸，涕泪流了下来。

那是1943年的秋天。

### 与君生别离

书籍。

1946年，徐锦华在上海病逝。开追悼会的时候，闻讯而来的学生赶去相送。几年未见的院童们未及寒暄，都已泣不成声。

徐院长站在琅溪桥上久久挥手送别的样子似乎还在眼前，一声声“小囡”的呼唤犹在耳畔。

有个院童写了一首悼念的歌：

“望穿秋水，不见院长的慈颜。几时回来呀！院长呀！几时你还回到泰清的古院，那窗前的昙花，庭边的梅影，依旧是当年的庭院……”

一切终将如昙花般，刹那芳华，须臾凋零，成为心底永恒的回忆。1948年底，局势已是相当混乱。蒋桂珍在信里说她住院了，生什么病却没说，她在病床上写下这封信，让彭长根想办法离开宁波。

抱着病体写下的信，字迹不似往日娟秀工整，有些歪歪扭扭。

正好那个时候有个参军的机会，彭长根便由金华、无锡、上海，一路到了台湾。

从此以后，彭长根与蒋桂珍再也没有见过面。

彭长根定居台湾后，改名为“彭徐”，徐锦华的“徐”，这其中的含意不言而喻。

1950年春天，彭长根多方探询后发现，蒋桂珍曾寄过双挂号信到台湾。

但是因为收件处没有彭长根的图章，而遭退回了。信里写了什么，也不得而知。

这几乎是蒋桂珍最后的消息。



彭长根

### 《600个孤儿的母亲》后续

彭长根与蒋桂珍，都是在日寇暴行下丧失家园的孤儿。

蒋桂珍受人欺侮，彭长根挺身而出，从此，他们相依为命，姐弟情深。

姐姐希望跟弟弟永远在一起，然而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大户人家的公子看上美丽的蒋桂珍，向徐锦华提亲。

蒋桂珍让彭长根等她回来，他却认为这近乎就是离别了。

记者 陈也喆/文  
记者 王鹏 崔引/摄